

當前毛共對美國的陰謀活動

林國雄

壹 現階段的毛共對美策略

自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之時起，美國便被列為其所要打倒和推翻的「國際帝國主義」者之一。及至中國大陸淪陷，毛共的反美仇美教育更進一步全面深入開展；毛俄的分裂，進而使北平以反對「美帝」的世界旗手自居。蓋在中共推行「世界革命」的過程中，美國是其主要之障礙，因之毛偽政權乃以「埋葬美帝」為其自始不變之基本目標。

中共「九全大會」通過的新黨章總綱中，確定了「打倒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打倒以蘇修叛徒集團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打倒各國反動派」的「三反」路線，這是毛共繼「文革」期間「造反外交」後的新戰略方針，亦係現階段毛共對外的主要打擊方向。

基於內外情勢的考慮，為了遂行「反帝、反修、反反」之戰略目標，北平却須於策略執行方面充分靈活掌握，強調鬥爭藝術，區分主從，居中利用，走曲折迂迴道路，行拉攏與打擊兩面手法。

一九七〇年九月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應是對美實施統戰策略之最後確立。同年年底，毛澤東與美記者史諾（Edgar P. Snow）作了長達五小時的談話，前者明白表示歡迎代表壟斷資本家的尼克森赴北平訪問，以解決兩者間的問題。翌年四月，包括隊職員十五名的美國乒乓球代表團成了美國第一個有組織的團體進抵中國大陸，分訪北平、上海及廣州，周恩來稱許此舉已「打開了兩國人民友好往來的大門」。此乃毛共對美態度的公開轉向，採取對美笑臉攻勢陰謀之開端。

到了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季辛吉秘密潛往北平，隨即美毛雙方同時宣佈，尼克森總統將於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訪問中國大陸。毛共這種對美鬥爭形式上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引致大陸軍民思想的徬徨與混亂，一般深覺大惑不解，一時難以接受。毛偽當局乃動員宣傳機器，對其之圖與美國「修好」

作解釋，也為新的外交策略尋找理論根據。因而，於邁尼氏訪平消息宣佈後兩週，即「兩報一刊」「八一建軍節」聯合社論，首次提出毛澤東的「革命外交路線」口號，並呼籲「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要認真學習該一路線之內容以及「同國內外階級敵人進行針鋒相對鬥爭的歷史經驗」。

「革命外交」顯係針對美國而提出，亦為現階段毛共對美策略之具體說明，其內容與實質散見於北平報刊雜誌中，可歸結為：

（一）「革命外交」是一種辯證理則

每當共產黨內部危機嚴重之時，亦即它對外發動和平攻勢之際，這就是中共談判辯證的具體運用，一方面設法度過本身難關，求取生存，另一方面俟機促成對方的轉化，以利革命。毛共就此寫道：「全世界共產主義者比資產階級高明，他們懂得事物的生存和發展的規律，他們懂得辯證法，他們看得這些」；「共產黨人的任務就在於揭露反動派和形而上學的錯誤思想，宣傳事物的本來的辯證法，促成事物的轉化，達到革命的目的」①。

（二）「革命外交」是一種兩面手法

毛共如此供認道：「人家講現實主義，我們也講現實主義。人家講現實主義來邀請，我們講現實主義去談判」，亦即是「以打對打，以拉對拉」，「用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毛共認為，「帝國主義者」總是「從反動的本性和反革命需要出發，總是不斷變換他們的反革命策略，玩弄反革命的兩手。我們則必須抓住和利用敵人的一切矛盾和困難，同敵人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為了打破敵人的反革命兩面政策，我們也必須採取革命的兩面政策。在堅持以武裝鬥爭為主要鬥爭形式的同時，又同敵人在多方面展開各種形式的鬥爭。各種靈活的鬥爭藝術，是無產階級對敵鬥爭的需要」②。

（三）「革命外交」是聯合與鬥爭的配合運用

「既聯合，又鬥爭」可說是現階段中共「革命外交」的精髓，北平對此

重點亦強調再三：「反動勢力對於人民的民主勢力的原則，是能夠消滅者一定消滅之，暫時不能消滅者準備將來消滅之。針對這種情況，人民的民主勢力對於反動勢力，亦應採取同樣的原則」；「既不是一切聯合否認鬥爭，又不是一切鬥爭否認聯合，而是綜合聯合和鬥爭兩方面的政策」，「我們的原則性必須是堅定的，我們也要有爲了實現原則性的一切許可的和必需的靈活性」③。

(四)「革命外交」是分化與利用的統戰伎倆

「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必須學會在每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具體地分析國際國內階級鬥爭的形勢，善於捉住時機，『把敵人營壘中間的一切爭鬥、缺口、矛盾，統統收集起來，作爲反對當前主要敵人之用』」；至於「誰是主要敵人，誰是次要敵人，誰是暫時的同盟者或間接同盟者」，則必須「十分清楚地區別開」，而後便要「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反共頑固勢力」，「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這種對敵鬥爭的重要策略原則，「在今天的現實鬥爭中，仍然是我們克敵制勝的銳利武器」④。

上述四項要點，乃是中共於邀請尼克森訪問北平消息宣佈前後提出的自我解釋，亦現階段毛共對美所採策略路線的自供，其立論雖早見之於毛酋著作，但列寧於半個世紀前便這樣寫道：「進行這樣的戰爭（推翻國際資產階級而進行的艱苦戰爭）而事先拒絕隨機應變，拒絕利用敵人之間的利害矛盾（哪怕是暫時的矛盾），拒絕設法跟各種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暫時的、不穩固的、動搖的、有條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協，這豈不是可笑了極點嗎？」⑤。

貳 毛共與美國的文化交換

自一九七一年四月「乒乓外交」開始，毛共對美國之攻勢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其特點就是大量而廣泛（但需經過審慎選擇的）地邀請美國政府官員、民間團體和個人赴中國大陸訪問。翌年二月的尼周「聯合公報」，其具體協議之一是：「雙方同意，擴大兩國人民之間的了解是可取的。爲此目的，他們就科學、技術、文化、體育和新聞等方面的具體領域進行了討論，在

這些領域中進行人民之間的聯繫和交流將會是互相有利的。雙方各自承認對進一步發展這種聯繫和交流提供便利」。從此，毛共與美國之間的「文化交流」乃加速推動。

美毛間的文化交換關係，雖非單向交流，然毛共派往美國訪問者，其人數相當有限，且全屬團體組織，絕無民間個別份子。尼克森訪平後迄今，中共派赴美國的所謂「人民外交」隊伍計有：莊則棟帶領的十二名乒乓球員於去年四月十二日自加拿大抵芝加哥，三十日離美轉赴墨西哥；吳蔚然率領的醫學代表團同年十月前往美國活動，並拜會尼克森總統；貝時璋爲首的一個科學家代表團於十一月二十日至十二月十六日遍訪美國各主要城市，參觀學校、工業實驗機構和其他研究中心；以張映吾爲團長的五十五名瀋陽雜技團去年底赴美演出近一個月；朱穆之帶領的新聞代表團及以宮克非爲領隊的體操隊、張文裕爲首的高能物理考察組今年五月到美國進行活動。這些團體披着「文化交流」的外衣，却懷極度的政治陰謀，亦即毛共所自招：「爲了發展同美國人民之間的友好往來，爭取機會，創造條件，把工作做到美國人民中間去，從思想上、輿論上幫助美國人民起來革命，推翻美國的反動統治」⑥。

兩年來，美國民間團體及個人前往中國大陸訪問者人數已逾三千，這些獲邀之美方人士，幾乎全被中共認爲他們的訪問能向北平政權提供某項特定利益⑦，其中大別之可分爲幾類：

(一)美國朝野名流：美參眾兩院兩黨領袖、美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季辛吉及以參議員馬格納森（Warren Magnuson）爲團長的美國國會議員團分別到了北平，並都會與周恩來會談。

(二)黑人領袖及「進步」團體：如個別由紐頓（Huey Newton）及赫衛特（Raymond Hewitt）帶領的「黑豹黨代表團」，「革命聯盟代表團」、「青年主人黨代表團」、「美國十月同盟代表團」、「美國工人代表團」、「黑人工人大會代表團」及美國民權運動黑人領袖等都接受邀請往訪中國大陸，毛共之居心不言而喻，也令人想及毛酋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對史諾之談話，其坦示寄「很大希望於美國人民，認爲美國人民將是一支有益於世界的潛在力量」，並高興看到於美國本土「出現一個黨來領導革命」。

(三)科學技術人員：爲吸取美國最新科學知識，毛共邀請美科學家及醫

生多人前往北平，其中如美國計算機科學家、高分子學家、生物學家、心臟病專家、耳科專家、數學家、「科學家協會代表團」以及最近以戈德伯格教授 (Marvin Goldberger) 為首的美國高能物理學者代表團等。

(四) 美記者及報社負責人：如「紐約時報」副社長雷斯頓 (James Reason) 及該報記者寶登安 (Tilman Durdin)、杜平 (Seymour Topping) 等，美聯社、合衆國際社社長，美國報紙主編協會主席，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董事長，訪問過中共陝甘寧邊區及八路軍、「中國解放區見聞」一書作者福爾曼 (Harrison Forman) 等。毛共有意在於透過美國傳播媒介，作有利北平之報導，製造輿論，影響民意。

(五) 各種「友好」組織及傾毛人士：如「美國對華新政策代表團」、「關心亞洲學者委員會」、「美國和中國人民團結代表團」、「美國婦女友好代表團」、「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學者訪華團」、史諾夫人 (Mrs. Edgar Snow)、史迪威之卡麥隆夫人 (Mrs. Alison Stilwell Cameron) 等，並分別受到周恩來或宋慶齡之接見。

(六) 前親中共份子：一九七一年八月，周恩來即經由雷斯頓向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謝維茲 (John Stewart Service)、拉鐵摩爾 (Owen Lattimore) 等人問好並表示歡迎三位前去中國大陸訪問^⑧，如今三人都已先後去了北平。中共有意對該項份子再加利用，助長國際姑息逆流。

(七) 華裔美籍學人：在中共有計劃的發動下，該等美籍學者紛紛前往大陸參觀或探親，其中以科學家為主，大多數為斐聲國際、學有專長者，其所攻學科，亦多為中共發展國防與工業建設急切需要者。他們深得毛共當局禮遇、爭取，毛酋甚至於會見了楊振寧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七日)，「進行了一個多小時極為親切的談話」。

尼周「聯合公報」就美國與中共文化交換問題達成協議，雙方至今亦大力推動此一交換關係，何以毛共一改往日頑拒固閉態度，廣泛邀請美籍人士訪平，其意圖可自受邀幾類名單中窺之。此外，「紐約時報」記者杜平亦於「乒乓外交」後不久自北平發出報導，稱周恩來將進一步允許美國學者、記者及其他個人進入中國大陸，開展與美國人民間之交往；毛共官員已經相信，此一計劃有助於動員美國大眾輿論，影響華府對北平政策的加速轉變^⑨。杜平於另一文中對中共所懷居心有一較詳盡分析，其要點可以歸納為：(一) 北

平覺得美國大眾是其强有力的盟軍，助其實現對外政策的目標；(二) 周恩來告訴一九七一年六月在中國大陸的幾名美國新聞從業人員說，他感覺到美國獲邀訪平份子能够幫助動員其國人，促政府自台灣和印度支那撤退軍隊；(三) 北平邀請具有最大影響力或最同情毛酋為政權之美國公民，經過毛共的統戰及安排參觀，他們相信可以說服該批人民支持中共之對外政策；(四) 毛酋認為美國社會正走向崩潰和瀕臨革命，為支持此項論點，北平將目標指向美國內部的反越戰示威、種族糾紛及經濟混亂；(五) 周恩來亟欲了解有關美國外交及內政情況，人民間的接觸則可提供北平一條直接與美國公民交換此類情報的通道，此項交換將可使他日美毛政府間的談判更切實際^⑩。簡言之，毛共便是要利用文化交流關係，「把工作做到美國人民中間去」，加強對美國內的滲透，影響輿論，遂行其各項政治陰謀，以推翻美國政府為最後目的。

叁 毛共與美國的貿易往來

中國大陸淪陷初期，美毛間仍有貿易關係存在；迄韓戰爆發之後，二者之商業往來可謂完全斷絕，最多也祇有自第三者轉運、購進微不足道的零星貨品。華沙會談期間，雙方對貿易問題有所討論，但不得結果。一九六〇年代開始，毛共之立場是除非「台灣問題」得到解決，否則不願就貿易問題與美國談判。例如一九六四年時，毛共負責西歐貿易部門的陳明接受「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編輯威爾遜 (Dick Wilson) 的訪問談話，其首先指責美國杯葛與中共貿易，凍結北平在美資金，對中共採取敵視態度，而後強調：「當美國從台灣撤退，放棄製造兩個中國之計劃，廢止反對中國的禁運政策，採取對中國的友好態度，且當我們兩國建立正常關係時，然後才有可能實現正常的貿易」^⑪。

當去年二月尼克森總統訪問北平時，美國並未自台撤軍，美毛關係亦未「正常化」，然「聯合公報」却獲協議如下：「雙方把雙邊貿易看作是另一個可以帶來互利的領域，並一致認為平等互利的經濟關係是符合兩國人民利益的。他們同意為逐步發展兩國間的貿易提供便利」。今年二月廿二日的季周公報中，雙方再重申今後將進一步增進貿易和擴大科學交流。

毛共的改變態度，同意「為逐步發展兩國間的貿易提供便利」，一時美

國商人趨之若鶩，爭取中國大陸市場唯恐不及，有些人主張美國為發展與北平之貿易，應先取消對毛貨的關稅歧視，再給予中共於貿易方面的最惠國地位。毛共深知美商對中國大陸市場之幻想，因而俟機利用，以貿易為手段，藉以換取某些政治及經濟利益。

共產政權的對外貿易活動均具有深遠的政治目的，貿易為政治而服務，正如一九五五年蘇聯總理黑魯雪夫所說：「我們對貿易的估價是政治因素重於經濟因素」^⑭。毛偽政權的對外貿易同樣以政治考慮為着眼^⑮，這就是去年四月下旬，李先念於北平所坦白告訴日本肥料商人者，「中國貿易政策是建立在政治與經濟結合的原則上」^⑯。紐約「中國貿易協會」(China Trade Association)主席克林詹伯格(Martin Kligenberg)亦宣稱，中共之購買美國航機及精密通訊設備絕非基於貿易考慮，「當我們購買五萬個乒乓球時，它是一項貿易決定；當他們(中共)購買飛機時，那則是一種政治決定」^⑰。當前毛共之與美國進行貿易往來，其部分企圖已如上述，政治陰謀在於以貿易為實現美毛關係「正常化」手段之一(中共現階段有拉攏美國之內外在因素)，或促使美國在某方面作讓步，或藉此求取最新科技知識以增強北平推動「世界革命」的實力等。

弗里格(Howard Fieger)於今年五月撰文分析道：許多美國商人易於將中國大陸視為全世界最大之市場，有廣大土地和八億人口，有數量可觀之資源，且大部份均未開發。美商瞭解毛共控制下大陸的工廠生產機器工具、引擎、鋼鐵以及其他工業社會的複雜產品，但是其質與量絕不敷毛共之需要。一個千真萬確的事實，中共開放其門戶的原因之一，是希望美國工業技術會協助其在工業發展與進步方面至少躍進一代，或可能兩代。但除此而外，將中國大陸當作未曾開發的龐大市場，此種想法可說是不折不扣的幻夢^⑱。簡言之，北平興趣所在僅在於獲取美國之精密設備與進步技術而已。

雖然也有些許美方人士對與北平之貿易心存樂觀，而實際上近來美毛交易總值亦在增加之中，今年估計可以達到三億美元。然而，此一貿易數額仍是微不足道，其中毛共除向美國購買一些工業上需用設備，以及由於大陸連年災荒減產而需要大批棉花小麥外，其他項目之交易却極有限。中共與美國間的商業交往事實上仍是荆棘滿佈，有其主觀與客觀上之限制，前者為政治因素，後項則論者甚多，參議員曼斯斐德(Mike Mansfield)、美國務院官

員葛林(Marshall Green)等亦都對美商「不切實際」的想法提出警告^⑲。試舉「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記者穆克萊(Florence Moulkley)之看法為例(其論點亦一般人所持有者)，其所持主要理由與事實為：

(一)由於強調「自給自足」，且尋求進出口的平衡，中共對外貿易額少得出奇。據美國務院專家分析，北平一九七〇年對外貿易總額為四十二億美元，一九七一年則四十三億到四十五億之間，而同期的美國則分別為八百三十二億及八百八十億元，兩者相較，差之千里。

(二)毛共主要興趣在於較高性能、精細的物品，例如能使用於軍事用途上的飛彈導引系統之計算機。這類貨品較為短少，且美廠商不易獲其政府批准輸往中國大陸。一般相信中共有意購買農業機械、築路設備、化學肥料、機器工具、交通設備、飛機及其他高技術產品。

(三)日本及西歐已在美國之前佔有中國大陸市場，加拿大亦將於一九七二年底在北平舉辦汽車、彩色電視機等之商品展覽，因而中共具有極大選擇性。

(四)中共是個難以對付的交易對手，其要求外國廠商須完全屈從他們的需要，這乃大多數美國商人所不願為^⑳。

代表美國十四家廠商赴廣州及北平作貿易談判的胡斯(Harred Petrus Hoose)報告道：毛共負責人員明白答覆，他們向美國購買現代化工業產品之與繳大於普通消費物資，亦即重工業機器、全套工廠、機械工具、計算機、開採及提煉油鑽設備^㉑。剛於今年一月結束北平之行的巴奈特(A. Doak Barnett)也稱，與「文革」期間強調「自力更生」成明顯對比的是，毛共目前技術差距及設備陳舊情況下，注重從國外輸入現代化技術^㉒。毛共急於購進美國的高級精密的產品，主要成交項目如以一億五千萬美元訂購十架波音七〇七客機，並遣十四名航空技術人員赴美國西雅圖接受駕駛維護訓練；以二百三十萬美元購得為轉播尼克森訪問大陸實況而設於上海的地面轉播站裝置；與美國無線電委公司(RCA)簽訂合同，在北平、滬建設兩座衛星通訊設施；另美國商務部也批准了生產纖維及乙炔基氯化物工廠之技術資料輸往北平，其中前者工廠設備達八百萬美元，後者有一百五十萬元。同時亦批准出口值十一萬五千美金之美製航空及鐵道電子設備及七十萬元的照相軟片，但基於國家安全理由，商務部禁止測震裝備出口，「因這項裝備能移作軍

事用途，如飛彈試驗即是」⑳。

肆 毛共對美國社會的滲透

基於(一)恐懼蘇俄的軍事威脅，(二)掩飾政權內部的不穩，(三)分化美國與盟邦關係，(四)便利對美的滲透顛覆，(五)本身經濟因素的考慮，毛共自「乒乓外交」以來，乃處處對美故示友好，尤其近期更不惜自棄原則，在華府設立雖無「外交」其名却有其實的「聯絡辦事處」，更顯示中共拉攏美國益加急切。在此一情勢下，中共對美之公開抨擊乃較為收斂。就以喬冠華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在聯合國大會全體會議上之發言而論，其內容全篇都是指名攻擊美國，諸項問題無不借題發揮，將一切罪責轉嫁民主集團的領導者，這在當毛共代表首度出席該一國際機構發表演說之際，此種論調實為意料中事。但到了喬某於去年十月三日歷時六十五分鐘之冗長發言，其中除印支戰爭問題外，餘均未對美國濫肆攻訐，甚至在韓國問題上亦祇籠統指責「聯合國韓國統一復興委員會」和「聯合國軍司令部」的繼續存在，而不直接指名美國政府。相反地，喬某攻擊的矛頭却完全指向蘇聯，稱其「比公開的敵人還要危險」。

雖然中共由於爭取美國的現實需要而減少對華府的公開謾罵，但對美國社會的秘密滲透則自始積極進行，未曾一刻終止。雖亦因此種隱蔽漸進的滲透顛覆方式不易被察覺，個案之破獲也有困難，且美國官方近因恐損及美毛二十多年來初步建立的「友誼」而有意掩飾，誠如「情報文摘」(Intelligence Digest)所指出：「美國司法部對於該部握有之有關中共間諜在美國秘密活動的報告守口如瓶，因此該部的官員，甚至否認這種事實的存在」㉑。但是，自毛共公開改採對美統戰策略以來，其間亦有若干資料作為毛共份子滲透美國社會的佐證。

前已論及，毛共同意與美國進行「文化交流」之居心。巴奈特於一九六〇年時即就此一語點出：「廣義地說，中共「人民外交」深具強烈的顛覆意味，事實上，它可稱之為「公開的顛覆」；自北平觀點而言，「人民外交」基本上是一種政治武器，幫助達成其長期的革命目標，並由於此一目標的實質，使得中共的對外文化交流亦被其顛覆目的所誘發㉒。基於此，相信中共今後還會繼續派遣各種團體赴美以及允許有利用價值的美方人士訪平，以便「

把工作做到美國人民中間去，從思想上、輿論上幫助美國人民起來革命，推翻美國的反動統治」。

第廿六屆聯合國大會通過阿爾巴尼亞等國的提案迄今將近兩年，毛共對這一國際組織充分利用，被視為「美國通」的黃華以「常駐代表」身份坐鎮紐約，成為對美國和聯合國總部進行統戰的實際負責人。至於毛共「先遣小組」的頭目高梁、芝加哥太陽時報(Chicago Sun-Times)曾於其抵達紐約的第三天便以顯著地位揭發，高某乃中共的一名高級特務人員㉓。該報根據美國情報單位資料指出，高梁披着「新華社」記者的外衣，在亞洲、歐洲及非洲指揮範圍廣闊的情報活動，曾被印度和模里西斯驅逐出境；渠又為一九六四年桑吉巴政變的主謀者，並以金錢及武器供應叛亂份子。此可見毛共是以聯合國總部為此護所，爭取機會，在美國本土遂行其陰謀活動。此外，主持設於華府的北平「聯絡辦事處」的黃鎮，過去於印尼及法國所為也為世人所知悉，如今正可利用「外交特權」的掩護，在美施展其挑撥、煽惑、顛覆之詭謀。

北平積極培植美國國內的共黨組織及左傾團體，有識者早已引以為憂，例如前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John Edgar Hoover)於一九七一年六月發表文章警告說，毛澤東雖遠在美國六千哩外，但是親北平顛覆的影子，在美國已是與日俱增的一項嚴重問題。問題分三方面，一乃在美國有各色各樣的親毛團體，諸如革命同盟與進步勞工黨等，這些團體熱心地替北平工作；次為今日的美國已是中共日見擴大的情報活動目標，其中的一項活動是替北平蒐集機密資料；三則中共渴望接觸與影響美國在成長中的一代一大中學生與青年工人㉔。這些類似的左傾親北平組織，最近一年多來更不時派出代表赴中國大陸活動，受到周恩來、郭沫若、耿飴等人的熱烈接待。

根據報導，當前中共利用聯合國作掩護，又在美國建立一個初具規模的情報工作網。就美國移民局的情報文件透露，最近由中國大陸非法進入美國者人數甚多，其中大半具間諜身份。他們受命於北平，從事間諜活動，對美國安全構成極大威脅，有些則涉及非法散佈大量鴉片、嗎啡、及海洛英的工作，這類毒品最後流入美國青年的血脈中。另美國司法部握有的一份秘密報告中指出，有一個月居然多達四千二百名中共份子，或越過四千哩長的加拿大邊界偷渡入美，或以海員身份(大半屬香港海員工會)自美國東西兩岸海

港非法上岸，担負間諜任務^②。

毛共早在加拿大和墨西哥佈有情報網，如今目標轉向美國，胡佛亦有指證，美毛間的擴大接觸，中共竊取聯合國席位及近在華府設立「聯絡辦事處」，更便利於北平在美本土的情報蒐集及間諜活動。至於毛共人員在美販毒，戕害青年身心，為禍美國社會，其罪證昭彰，販毒集團偶有破獲，勿庸贅言。但以美國官方或少數民間份子故意曲解粉飾，遂真相不得大明，今年三月二十日和廿一日由費梭（Frank Faso）和梅斯基（Paul Meskil）聯合主筆的「紐約每日新聞」（Daily News, New York）專題報導就此揭發中共偷運毒品入美的內幕，希望喚起美國人民的警覺，在中共笑臉攻勢背後，還含有其陰險意圖。

香港「星期先導郵報」近曾著文指出，香港海員工會是一個宣傳、顛覆和進行秘密情報戰的陣線，它受北平的控制，中共間諜扮成海員，在抵達美國之後，棄船偷渡入境。美國情報人員認為，至少有五名離船留居美國的香港船員遭受政治謀殺，是和該工會會員中受毛共指揮的間諜集團有關；此外，相信至少還有廿四個人是被北平的兇手或是在在美受雇於北平的人殺害。五名已知的死者中，有一屬香港海員工會會員叫龍喬（Choy Lung）者，其乃北平的情報交通人員，他於離船留住美國時身懷一萬八千美金，該款是用來資助西雅圖的一個毛派青年團體，但他拒絕繳款而被殺^③。此一事實應是目前毛共滲透顛覆美國社會的具體說明。

伍 結語

現階段的中共對美策略是採取「既聯合、又鬥爭」的「革命外交」路線，此自乒乓攻勢以來即被靈活運用，堅守遵行。毛共此一兩面手法，完全支配了兩年來美毛間之關係，相信其在未來一段時期內仍將繼續掌握利用。「聯合」是屬於公開的一面，諸如減少對美政府的激烈抨擊，同美國進行文化、貿易交流等，一時容易導致世人的幻想，達到統戰之效果。「鬥爭」的一面，它是隱蔽的，不引人警覺的，如文化交流與貿易往來之中，既包含了北平多少居心、詭謀，更甚者，毛共培植美境共黨組織及左翼團體，派遣各類份子潛入美國本土從事各項破壞、煽惑、滲透、顛覆陰謀及活動，這是美國社會潛在的危險與威脅，如未能及時警惕並設防範，後果堪虞。

當前毛共對美國的陰謀活動

附 註

- ①·「毛××論對敵鬥爭的政策和策略」，香港「文匯報」，一九七一年七月廿六日。
- ②·「團結人民戰勝敵人的強大武器」，「紅旗」雜誌，一九七一年第九期。
- ③·同前註。
- ④·同前註。
- ⑤·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北平：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頁四十八。
- ⑥·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毛共對內文件：「國際形勢宣傳提要」。
- ⑦·U.S. News & World Report, June 26, 1972, p. 64.
- ⑧·Report from Red China, by the New York Times, N. Y.: Avon Books, 1972, p. 76.
- ⑨·Ibid., p. 45.
- ⑩·Ibid., pp. 51-54.
- ⑪·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May 21, 1964, p. 366.
- ⑫·Quoted in Helen G. Matthew, ed., Asia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1963, p. 257.
- ⑬·See A. Doak Barnett and Edwin O. Reischauer, 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 Next Decade, N. Y.: Praeger, 1970, pp. 108-111.
- ⑭·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il 25, 1972, Business News.
- ⑮·See Gerd Wilcke, "Trying to Trade With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5, 1972, p. F4.
- ⑯·Howard Fieger, "Slow Boat to China," U. S. News & World Report, May 7, 1973, p. 100.
- ⑰·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10, 1972, p. 13.
- ⑱·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ch 8, 1972, pp. 1, 11.
- ⑲·Same, October 19, 1972, p. 13.

- ⑳·Barnett, "There Are Warts There, too,"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pril 8, 1973, p. 102.
- ㉑·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ch 18, 1972, p. 12.
- ㉒·Intelligence Digest, No. 402, May 1972, pp. 18-19.
- ㉓·A. Doak Barnett, Communist China and Asia: Challenge to American Policy, N. Y.: Harper and Brothers, 1960, p. 148.
- ㉔·Reprinted in Times (London), November 11, 1971, p. 1.

布里茲涅夫支配東歐外交政策

關素質

史達林利用第二次大戰時期盟軍在西線開闢第二戰場反攻德軍之機會，陸續佔領東歐波、匈、羅、保、捷、及東德，並運用蘇俄在東歐各國地下組織，先後建立附庸政權。

史達林對東歐政策，口頭上強調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實際上以侵略和併吞爲目的的外交政策。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史達林死亡，一九五六年二月俄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黑魯曉夫等反史，同年六月波蘭的波茲南發生暴動，十月戈慕卡復出，再任波共黨的第一書記。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爆發反俄反共革命，一九六一年俄阿絕交，一元領導崩潰，東歐民族主義抬頭。

甲 俄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會對附庸國家外交

政策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布里茲涅夫在俄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會上報告對附庸國家外交政策：一、團結附庸國家的做法；二、三項外交政策動向。

一、團結附庸國家的做法

(一) 動員俄共中央領導人與東歐黨政領導人交換意見：①「俄共中央主席團(政治局)委員，俄共中央書記，俄共中央委員」三種領導人(交換意見

②)·胡佛早在一九七〇年五月即向美國國會提出報告，謂過去一年間，中共在美國的情報活動業已加強，其亦致力於使深藏不露的情報人員進入美國，加強宣傳「黑豹黨」及其他以破壞美國社會爲目的相似團體之活動。與中共加強滲透相關連者，是在美國本土也出現了新組成的毛派組織，例如有舊金山的「紅衛兵」及金山灣地區的「革命聯盟」。見一九七〇年五月九日「香港時報」。

③·See note 22.

④·Sunday Post-Herald, April 1, 1973, pp. 1-2.

包括黨務、政治、經濟、文教、科技及意識形態等)會見。⑤交換意見方式：「1. 友好協商，2. 誠懇座談，3. 會見(Meeting)，4. 交流經驗」。布氏稱「已不祇一次」(表示次數甚多)。

(二) 經濟合作：「雙邊和多邊的經濟合作大爲擴大，國家之間商品流通大爲增加」。

(三) 軍事合作：「①華沙公約機構的改進與加強，是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勝利成果可靠保證；②華沙條約國的部隊是用最好的武器裝備起來，在野戰訓練上，在天空和海上，現在已制定與蘇軍各加盟共和國大兵團及各兵種的武裝力量，實驗現代軍事技術，相互協同行動戰鬥合作；③如有必要的話，給任何侵略者以毀滅性的打擊的一種可怕的力量；④今後要盡力做到社會主義國家軍事合作，還要更加發展與加強」。

二、三項外交政策動向

布里茲涅夫稱：「蘇俄政府將來對附庸國家對外政策主要活動方面包括下列三項：

(一) 要在馬列主義原則上，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發展與加強思想和政治聯繫；

(二) 蘇聯同世界上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發展和加強政治的經濟的及其他的